



## 性格

□羊白



我上技校时的同桌叫刘雅琴。她身材高挑,面容清秀,是男生们普遍喜欢的那种文静的女孩。她的父母,是一家工厂的技术人员,算是知识分子家庭。而我来自郊区,父母都是普通工人,因此我对她很崇拜,感觉她就是小姐,而我是丫鬟,心甘情愿地跟随她。

雅琴有两个爱好。一个是让人给她掏耳朵。尤其冬天,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木质的课桌上,她就央求我,让我给她掏耳朵。我也乐得享受那种被人需要且又温存的感觉,两个单纯的女孩,就那么轻声细语地消磨时光,亲密得就像两只可爱的小动物。

另一个爱好,就是独自坐在铁架床上梳头。她在下铺,我在上铺,她把乌黑的长发散开,极细心地一缕一缕地梳着,光梳头,可以花半小时。我看书累了,伸头一看,她不知什么时候已在床头上摆开了有着美女广告插画的杂志,左看看右瞄瞄,照着那些个时髦的发型仔细研究着,比划着、实践着。她梳出一个奇特或满意的发型,会激动好一阵,闹着让我帮她品评,好在什么地方,不好在什么地方,要实话实说。我通常会由衷地赞美她,生就一副美人胚,又会收拾打扮,我们这些乡下丫头可怎么办呀。她听多了觉得我是在敷衍,追着问,到底怎样嘛?有丽萍好看吗?

丽萍是我们班的另一个美女,性格开朗,能歌善舞,她父母本身就是文艺工作者。丽萍的街舞,是很有杀伤力的,本班和外班追她的男生不计其数。丽萍因此很自豪,她似乎是来者不拒,但也不对谁特别亲近,这就让男生们更热血沸腾了,总是有意无意地围着她打转。

雅琴好不容易梳出一个好看的发型,上自习的时间快到了,我鼓励她走出去,让同学们都分享分享她的美。她挤一下眼睛,摇摇头,忽地把时髦的发型全毁了,又梳回清

汤挂面的样子,让人生气惋惜又无计可施。

雅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,她美,却不挥霍美,因此就显得与众不同,让人觉得有距离。

有一段时间,我们班最帅的男生周强追丽萍,追得轰轰烈烈,两人也好了一阵,但不知怎的,丽萍就有了外班的男朋友。

技校只有两年,第一年来,第二年就要分别,不像大学有四年,实在是太短太局促了,还不如一截甘蔗。

我记得临近毕业,同学们都在惶惶地议论前程。有天晚上自习课结束,雅琴把我拉到花园里,神情紧张地对我说,周强向她求爱了,怎么办?

我说,离别见真情,他能在这个时候向你表白,必定是真心喜欢你,怕把你错过……周强追你,至少证明你是优秀的……

可第二天,下了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,雅琴当着众人的面,尤其当着丽萍的面,义正辞严地把周强给拒绝了。

雅琴说:“周强同学,我知道你长得帅,人也不错——可你先追丽萍,被人家甩了,现在反过来追我……你以为你是谁?我雅琴有那么贱吗?”

同学们都目瞪口呆。说完雅琴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到宿舍,雅琴的肩膀一耸一耸的,在暗自啜泣。我围着她转,却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好。我说,你这又何必呢,即便拒绝,也不能这样呀。

雅琴说:“那要怎样?爱不上公主爱宫女,什么德行?我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据我的观察,雅琴其实是喜欢周强的。可为了面子,为了打赢一场无谓的战争,她把对周强的好感统统销毁了。

多年后我和雅琴也说过这个事情。她承认她做法不妥,不过她说后悔。因为那就是她的性格,无法改写的青春。

插图 严勇杰 投稿邮箱:ljz@cnnb.com.cn

## 熟人

□孙毛伟

一早,王校长刚起床就听到嘭嘭的敲门声。他头一下子大了,他把食指竖在唇边对正准备早餐的素英做了个别出声的手势,然后蹑手蹑脚走到门前,对着门上的猫眼向外看。门外站着他一位老同学,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。他没开门,又悄悄退回来。敲门声持续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。

虽然心有歉意,他还是不能开门。他知道人家来的目的,对这样的来访他实在招架不住。

王校长是市一中副校长,每年中考后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。一中是全市最好的学校,全市一万多名初升高的考生没有不想进这个学校的。每年这时候,考生家长都会通过各种熟人关系找上门来,搞得他焦头烂额。其实,他很清楚,学校就这么大,一个萝卜一个坑,分数线摆在那儿,够分数线就上,不够就上不了,没有什么通融的余地。即使有少量机动名额,他一个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也无权动用。

他从昨天起就感冒,一夜咳嗽得几乎没睡着。搁平时这点病是不会让他撂下工作的,但今天,也是为了回避那些去学校找他的熟人,他打算休息一天。

吃过早饭,他就关掉手机上床睡去,直到中午素英喊他吃午饭。他坐起来打开手机,想问问学校有没有什么事情,还没按下按键,手机就响了。是他的姑父打来的。姑父在电话里说,他有点事想给他说一说,现在就在楼下了。不用问王校长也知道他姑父找他是什么事,可姑父是六十多岁的老人,而且已经来到家门了,他无法拒绝。

王校长去楼下把姑父接进家。果然一同来的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。姑父

坐下来就说,知道你忙,只耽误你十分钟。又指着同来的中年人,说,这位是我的老朋友,他孩子上学的事想请你帮忙。王校长忙说,没关系,没关系!又对姑父的朋友说,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姑父的朋友像是很焦急,说,是这样的,我的儿子今年报考一中,中考成绩还不错。想求王校长帮忙进一中……王校长忙问,他中考多少分?姑父的朋友说,419分。什么?王校长不禁叫了起来,那还有什么问题?分数线是410分,你儿子考419分,稳稳地上一中。这些你不知道吗?还要找什么熟人?还要求谁?姑父的朋友说,我知道分数线,我也知道我儿子的分数应该能进一中。可孩子上学这么大的事不找个熟人通通关系总觉得不放心。实不相瞒,我已经通过好几个熟人找你了,也到你家来过,你都不在。王校长这才想起来,怪不得这人有点面熟,今天一早那位老同学带着上门来的可不就是他?

王校长苦笑了一下说,这么给你说吧,我保证你的儿子能上一中。这总可以了吧?他这么一说,姑父的朋友才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临走时姑父的朋友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桌上,被王校长硬塞回去了。

送走了客人,素英大发感慨:你看这人精精明明的,怎么也干糊涂事?这板上钉钉的事怎么还要找熟人通路子啊?真是的!王校长也摇摇头说,现在人也不知是怎么啦,好像不管什么事不找熟人托关系就办不成了。简直不可理喻……

话没说完他又吭吭咋咋地咳嗽起来。素英说,你感冒得不轻,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王校长说,嗯,是要去看看,今天下午就去。哦,对了,你给素兰打个电话,问她在不在上班,去医院看病没个熟人可不行啊!

